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四十二回 仁聖主怒斬奸官 文武舉同沾重恩

仁聖天子與流芳直飲至深夜，方才分別，回至連升客寓，歇宿一宵，晚景不提。次日清晨，流芳梳洗已畢，急忙親到連升國拜，並約齊同到陳景升家，仁聖天子應允。又今日清與流芳相見，各敘姓名，然後三人一同用了早膳，隨即吩咐館人照應，三人同過陳家莊而來。景升迎人，敘禮坐下，各通姓名，流芳起身說道：「弟因張祿成催銀太緊，無計可施，幸遇高老爺，慈悲挽救，願借銀五萬兩，與弟還他，故特來與兄商量，欲在兄處借銀一萬五千，清還息項，未知兄意允否？」景升道：「現在弟處，銀兩未便，如之奈何？」仁聖天子說道：「陳景升不借，真是無鄉親之情。」陳景升道：「非吾不借，奈因現無便銀耳。既然高老爺五萬亦能借得與他，何爭這些須小費？借貸於他，成全其美，李兄感恩更厚了。」仁聖天子聞言，心中大怒，說道：「陳景升真小人也，他既不願借銀，你可認我為表親，待我到公堂，說起情由，推遲三兩日，等待銀到，還他債主就是。」景升答道：「這個做得。」

仁聖天子即叫流芳把家屬細軟，搬到陳家，暫時躲避，免致受官差擾累恐嚇。流芳聞言，急跑回家，對妻妹母親說明其故，然後收拾細軟等物，一齊搬去陳家，僅留家丁僕婦，看守關防門戶。

仁聖天子見諸事停當，隨即叫流芳說道：「待高某先去金華府探聽消息，看其事體如何，再來商議，二位仁兄暫在此處候我，頃刻便可回來。」說完乘轎向府署而去。適值知府坐堂，仁聖天子連忙下轎，迎將上去，將兩手一拱道：「父臺在上，晚生參見了。」知府抬頭，見他儀表不俗，禮貌從容，不敢怠慢，即答道：「賢生請坐。高姓大名，有何貴幹？」仁聖見問，離坐答道：「某乃劉中堂門下幫辦軍機高天賜也。茲因李流芳所欠張祿成之項，聞說揭約單據存在父臺處，未知是否，特自親來，欲借一觀。」知府道：「賢生看他作甚？」仁聖天子道：「父臺有所不知，因他無力償還，高某情願將五萬本利，清還於張祿成，故來取回揭單。」那知府聽了此言，暗自思想：「那高天賜是何等樣人？敢誇如此大口，又肯平白代李家還此巨款。看他一味荒唐，決非事實。」待我與他看了，然後問他，銀兩在何處匯交，即知虛實。」這是知府心中著實不信，故有此猜測，並未當面言明。因而順口說道：「高兄既係仗義疏財，待弟與你一看就是。」回頭叫書辦快將張祿成案卷內揭單取來，書辦即時檢出，呈上府尊，知府復遞與仁聖天子。接轉一看，見揭約上蓋著鹽運使印信，寫著：

江南浙江兩省鹽關總商執照。

立揭銀約，李慕義係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氏，緣乾隆二年在金華府充辦通省洋商，虧缺資本，國課未完，茲因復承鹽商，不敷費用。自行揭到本府富紳張祿成花銀五萬兩，言明每本兩加息三錢算，訂用三週為期，至期清算本利，毋得多言推搪，爽信失期，此係兩家允許，當面訂明，並呈金華府尊，加蓋信印為證。又係知己相信，並非憑中薦引，恐口無憑，故特將鹽運使發出紅照，寫立揭約，交張祿成執手存據。

一實李慕義親自揭到張祿成花銀五萬兩。

乾隆 年 月 日 李慕義親筆

仁聖天子將揭單從頭至尾看完，知府正欲問他銀兩在何處匯交歸款，忽見他將單據收入懷中，說道：「父臺在上，高某現因銀兩未使，待回京匯款到來，然後歸還就是。」知府聞言大怒道：「胡說，你今既無銀兩何以擅取揭單，分明欲混騙本府是真。」回頭呼喚差役：「快些上前，與我捆了這個棍徒，切莫被他逃走去了。」

仁聖天子聞言，分氣惱，連忙趕前一步，將金華府一手拿住道：「貴府是真的要拿高某麼？我不過欲緩數天，待銀匯到，即行歸還，何用動怒生氣，你今若允肯我所說，萬事干休，如有半字支吾。我先取了性命。」當時知府只氣得三屍神暴跳，七孔內生煙，況又被他拿住，又不能頂硬，大聲喝道：「你這該死棍徒，膽敢將本府難為嗎？我若傳集兵勇到來，把你捉住，凌遲處死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仁聖天子斯時聞聽此言，心中暗著一驚，誠恐調齊練兵來圍，寡不敵眾，反為不美。不如先下手為強，急向腰間拔出寶刀，照定知府身上一刀劈下，即時分為兩段。各差役見將本府殺死，發聲大喊，一齊上前，卻被仁聖天子橫衝直撞，打得各人東逃西跑，自顧性命。

那時仁聖天子急忙走向陳家莊，說與景升知道：「因我殺了知府，現在官兵齊起，追趕前來，我們需要趁勢上前迎敵，大殺官兵一陣，使他不敢追來，然後慢慢逃身，又可免家人受累，你道如何？」流芳應道：「事不宜遲，立刻就要起行。」

於是仁聖天子與日清結束停當，先行迎敵，行不上二里，卻遇官兵追來，急忙接住廝殺。原來各練兵起初聞說道：「有一凶徒闖入府堂，殺死本官，打傷差役，令各兵追捉兇手。」眾兵以為一個凶徒容易捕捉，乃不曾預備打仗，因此吃了大虧，倒被日清與仁聖天子二人刀劍交加，上前亂殺，及陳景升及流芳從後衝來，首尾夾攻，把官兵殺得大敗，四散奔逃，各保性命。仁聖天子四人也不追趕，望北而行，行了五里路，仁聖天子即與景升、流芳二人作別，陳景升聽說，心中苦切，不捨分手，道：「高老爺與我等一同到京。」仁聖天子道：「高某有王命在身，要到浙江辦事，不能陪行，你等急往北京，赴科會試，若得金榜提名，便有出頭之日，各宜珍重自愛。毋愆其志，余有厚望焉。就此分別，後會有期。」說完，與日清回身望後行走，放下不提。

且說陳景升與流芳仍屬依依不捨，回望二人遠去，方才向北前行，餐風宿水，夜住曉行，不止一日，行抵天津地界。是日入店投宿，偶然遇見司馬瑞龍，亦係入京會試，到此投宿，正是不期而遇，三人同寓一房，酒保送上晚膳，三人用畢，促膝而談，敘些往事。流芳與瑞龍份屬郎舅至親，盡吐心腹之事。於是將父親先時揭借張祿成花銀五萬兩，已經數年，追討再三，無可推卻，自頭至尾盡情細述。瑞龍聞知，亦覺擔憂。迨後說到高天賜仗義疏財，代還欠款，又親自到府衙面見知府，說明願代李慕義償還銀兩，求他將李慕義的揭約取來一觀，乃騙得單據，收入懷中，即對知府說，該銀俟京中匯到即便交到，府尊不允，要立刻償還，不然便將人留下。因此激怒高老爺無名火起，將知府一刀殺了，卻被官兵追逐，我們只得合力同心，殺退各兵，然後逃走來京，所以不能多帶盤費，現時將已用盡，如之奈何？瑞龍道：「不妨，弟處尚有餘資可用，待到京都會館再作商量。」二人談至夜深方寢。次日清晨，用了早膳，算還店錢，一齊同行，趕到皇城內，三人就在廣東會館居住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陳宏謀、劉墉同理軍機，同攝國政，是日早朝，兩班文武齊集，禮兵二部奏道：「今值會試大典，理宜開科取士，現在文武舉子均已聚京城，而且場期已近，循例具奏，恭請大人鈞命，派放試差並內外簾各官。」陳宏謀聞奏，即對眾文武道：「老夫年邁，兼耳目之遲鈍，實難應此重任，況且聖駕下幸江南，已經數載，未見回鑾。老夫與劉相爺同受密旨，著在軍機處參贊國政，吾等朝乾夕惕，猶懼弗克此任，有負重托，惟願聖駕早日回朝，以安吾二人之心，而慰天下臣民之望，老夫甚幸。但今掄才大典，本係出自皇恩，不能延誤，莫若著禮兵二部，先行牌試各省文武舉子，齊集靜候場期，待老夫等權代主試會考，再候仁聖天子回朝殿試，眾卿以為如何？」諸大夫皆道：「謹依此議施行。」陳劉二相見無異議，即著禮兵二部回衙，立刻懸牌曉諭，各文武退班散朝，禮兵二部牌示云：

禮部尚書、管理太常寺事務、會典館正總裁、世襲太子少保、兵部尚書武英殿正總裁趙，曉諭各省文武舉子事，茲奉到：

內閣大臣咨開，現屆會試之年，開科取士，乃皇上恩典，各士正值科期，咨文到部，為此，示仰各省文武舉人知悉，自示之後，務宜齊集，靜候場期，點名人試，以便輪選真才，照額取中，至揭曉日，恭呈御覽，再候旨下，召見殿試拔選選才，為他年朝廷柱石。各宜肅靜觀光，以敦士行，而重簾隅，倘有不法之徒，滋生事端，著三法司嚴行究治不貸，各宜稟遵，毋違特示。

乾隆 年 月 日

這牌示一出，各省文武舉子看見，心中甚是不安，況且萬歲又未還朝，不知何時始能考試，因此三五成群，私相議論，放下慢

提。

再言司馬瑞龍，自從入京，寄寓廣東會館以來，又值景升、流芳染病在牀，無錢調理，況且二人，係逃難來京，所以盤費短少，迫得將自己帶來銀兩與他們使用，因此牀頭金盡，借貸無門，□分煩悶。一日，與王監生坐談，偶然問起：「北京城內有多少富戶，何人最富，兄在京都日久。想必知其詳細了。」王監生道：「計起京中富戶，約有百餘家之多，惟忠親王府，廣有金銀珠寶，堆積如山，算為北京通省第一富貴，即皇宮內苑，亦無此珠寶玩器也。」瑞龍聞言，心中大喜，暗自忖度，現在銀錢用完，景升、流芳病體未痊，又無銀錢醫治，如何是好？既然王府有許多金銀，不如今夜三更時分，暗入王府，盜取金珠，以充費用，豈不甚善？這是瑞龍暗中自想，並未明白說出。於是待至更深夜靜，由瓦面潛至忠親王府，躲入暗處，俟候人靜，方好下手。不料王府官官眾多，分頭巡緝，徹夜遊行，瑞龍幾次不能下手，迫得轉過東邊而來，偶見內侍手執提燈，寫著金寶庫巡查。又見內侍四員出來巡夜，瑞龍連忙閃過一邊，暗思此處必定就是收藏金寶庫房，不如就在此處，挖開金寶庫門，盜些金寶回去，以救目下之急，再作道理。於是閃藏黑處，俟內侍將近自己身邊，突然撞出，把內侍殺死，宮官一見，忙呼：「有賊！」瑞龍趕緊上前一刀一個，將宮官殺個乾淨，回身走入庫房，暗中摸索，隨手拾得金銀寶貝，放在懷中，急忙跳出瓦面，走回館中，將贓物藏埋牀底，不敢泄漏風聲，連景升、流芳也不知其事。

且說王府內原有規定，各處地方派定官員看守巡查，因此各守地段，不能遠行，以致金寶庫官官被殺情形，竟然並無一人得知。直至明朝，內侍各官方才知覺，一見殺死許多屍體，均大吃一驚，即查點明白被盜各物，開列失單，稟報王爺，說道：「昨晚四更時分，卻被賊人走入金寶庫內，殺死宮官五名，盜去金銀珠寶，因係夜深時候，各歸守管之所，並不聽喊叫，故此未曾察覺救護，及至今晨方知被盜了，乞求王爺開恩，恕卑職等失察之罪，卑職等就沾恩不淺了。謹將所失各物查明，開列清單呈覽：黃金二□板，計重二百兩，金錠□錠，共重五□兩，大珍珠□串。右列各失物，均經查點明白，並無遺失別物，估計約共值價銀數千餘兩，謹此稟明，求懇王爺定奪。」

那忠親王聞稟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有這樣事？我王府內官兵不少，巡察極緊，尚有賊人敢來行竊，真正本事非常。」隨即命官監往各衙門報案，著命立即緝訪賊匪，務獲究較並暗查贓物。官監領命，分頭而散不表。

且說司馬瑞龍，自從在王府盜得金珠，走回會館，將贓物埋藏在牀底，過了幾天，不見有緝捕動靜，又因要銀使用，只得拿些金錠，前往金鋪兌換，適值金店東主朱光諒看見，心內狐疑，即問道：「客官高姓大名，尊居何處？」瑞龍即將姓名地址說畢，並道：「弟因到兵部會試，目下要用，故將金錠兌換。」朱光諒聞言，即答道：「待弟看明金色高低，再定價值就是。」原來朱光諒常在忠親王府走動，因此認得這些金錠確是王府中物，況已知王府被盜，連忙吩咐伙計將瑞龍抓住，連贓物解往王府領功，各伙聞言，急忙將瑞龍圍住，正欲捉他，瑞龍見勢頭不好，知事已泄，忙起身子放開手腳，將金鋪伙計打散，回身一腳踢去，正中光諒下陰，登時倒地死了。瑞龍見踢死光諒，心中大驚，急急逃回會館。斯時金鋪各伙，見打死東家，眾人受傷，兇手逃去，即時齊集商議，稟官請驗捉凶，以伸枉屈，而慰冤魂。兵馬司聽報大驚，即刻擺道出行，到金鋪相驗，填寫屍格，訊問口供已畢，隨即帶了贓物，親往忠親王府，稟明千歲。並將贓物呈上，請命發兵捉賊，王爺聞稟，即傳令箭，著待衛按址捉拿凶匪司馬瑞龍回來定罪。待衛領命，立刻點起王府親兵，趕到廣東會館，四面圍得水泄不通，然後入內說明，奉王府令箭，前來捉匪。名人聞言，吃驚不小，又不知為甚事情，又不敢上前擋住，只得任從官兵把瑞龍帶走。俟查明所犯何罪，再行聯名設法保釋，方為上策。斯時廣東會館各武舉雖則如此說話，見拿了瑞龍，各人心中仍屬帶怒三分，正是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如何不氣？

於是擾擾攘攘，議論不一。你言如此，我道這般，一味喧嘩嘈雜，及至流芳、景升細細打聽明白，方知其事。二人回來，即將瑞龍盜竊王府金珠，因拿金錠出去兌換，致被金店東主朱光諒認明此係王府物件，因此欲算計瑞龍到王府領賞，卻被瑞龍打傷各伙，踢死朱光諒各情由，對各人說知，各鄉親方明白道：「我等是糾糾之徒，胸無經濟之才，借無善法奇謀，保救瑞龍出來，似此情形，如之奈何？若果有其事，則同省同年，亦覺出醜。」流芳又道：「後復追詢餘贓放在何處，幸得瑞龍口供尚好，聲聲說道：這些金錠係昨日在城外撞見不識名姓之人所買，武舉因見價值甚賤，一時立了貪字頭道，故此誤買賊贓耳，這是實情，並非虛語。若說盜竊二字，舉人並不知情，如果係舉人偷盜得來，斷不敢在城內變賣，況武舉深受國恩，豈有不知自愛，而為名做罪人乎，憲臺明察秋毫，難逃洞鑒，等語。」各人聞了此言，反憂為喜，皆說如此口供，又覺易於為力保救。流芳道：「他係小弟至親，今陷刑法之中，既非其罪，眼見蒙冤不白，還望念鄉里之情，設法保釋出來，非獨弟一人戴德，舍親處亦感恩不淺矣。」

於是各人低頭想計，景升說道：「莫若我等一齊先行聯名，求王爺開恩，釋放瑞龍，或者允准亦未可料，倘然不允，再作道理。況今年係值會試年期，會館中各武舉，每日在校場馬路上跑馬射箭，操練技藝，待忠親王出街，經臨此地，我等就可趁此求情，如果他真不允所請，便是拂了眾人之心，然後約齊同年，齊心反亂科場，不肯入兵部會試，那時鬧得朝廷知道，再與他面聖，明白回奏，孰是孰非，方為萬全之計也，列位意見如何？」各人皆道：「此計甚妙，依議而行，乃能救援也。」

流芳聞言，眉頭略展，即請陳景升代寫稟詞，聯名保領。不料王爺接了稟詞，從頭看過，見係聯名保狀，猶恐係待眾齊制，故此冷笑一聲，竟然不准。

眾舉人見此情形，心中大怒，即刻會知眾人，聯名到兵部大堂，具呈稟明，廣東全省新舊武舉等，均不願赴科會試，懇請大人，將咨文進考名字，一概註銷，感恩不淺。兵部大人閱稟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爾等因甚事情，到此半途而廢？況虎榜標名，一則光宗耀祖，二則蔭子封妻，榮華富貴，豈非人生快樂之事乎？因何爾等竟不思到後來而犯國法，殊不可解。倘若爾等被人欺壓，或被入誣陷，或有甚麼不白之冤，不妨直稟上來，自然與你們排解息事，爾等仍可照舊赴科，不必注銷名字，豈非兩全其美？又可免了違旨罪名，甚等可照直急急稟來，無庸後悔。」

眾武舉見大人如此思典護衛，於是將瑞龍自拿金錠出去兌換起，至被忠親王府待衛捉獲，誣捏為盜各項情由，盡行訴上。

兵部堂官閱稟，方才明白，隨即說道：「原來賢生卻因瑞龍被王爺冤枉，不肯釋放瑞龍，又係同會試，亦是縉紳中人，理宜存些體面，大約賢生等，因聯名保放，見王爺並無憐恤之心，所以你等心灰志惰，不欲求名。若果為此件者，待老夫親到千歲府上，當面求放瑞龍，若蒙允肯釋放，萬事罷休。若仍執迷不悟，倚恃親王勢力，任性妄為，老夫明早上朝，然後率同貴省會試武舉人，且奏參他恃勢橫行，誣紳盜竊，看千歲如何辯駁，諒想王府斷不敢將瑞龍怎樣。賢生等趁此同回會館，勤習弓馬技藝，安心靜候場期，以圖上進，榮耀家門，切不可滋生事端，老夫亦有厚望焉。」各舉人見大人如此說來，乃是□分輔助，即時一齊上前，連稱：「老師大人如此栽培門生等，而且叮囑訓誨，又復囑咐再三，不愧金石良言，門生等敢不恭遵臺命以書諸紳，且日夕奉作南針，且遵循有道，何幸如之！」話完，即時一同跪拜下去，叩謝鴻恩，又告辭回廣東會館不表。

且言兵部尚書趙崇恩，吩咐內班，傳令著值日侍候，出衙拜會忠親王爺千歲。值日領命，傳集各役，擺道前往王府而來，不一時，已到府前，即將拜帖傳入。那千歲見帖，傳令開門請會，趙兵部聞請，連忙下轎，步入中堂，一見千歲親來迎接，即時上前下禮請安，忠親王將趙兵部扶住，二人重複施禮，分賓主坐下，獻上香茶。

二人茶罷，趙兵部離座拱手稟道：「擅闖藩府，多多有罪，伏祈見宥，幸甚幸甚。」忠親王道：「好說了，彼此都是朝廷臣子，何必如此謙言？且請坐下，有事慢慢細談，無用拘束矣。」趙兵部聞說道：「謹遵臺命。」於是將手一拱，回身坐下，開言說道：「小弟日前聞知貴府被竊之案，誤將武舉司馬瑞龍捉獲，誣指為盜。未知是否？緣昨天廣東全省入京會試文武舉人，均皆簽押名字，到弟衙門呈控訴冤。據稟千歲，藉勢欺凌，誣紳為盜，屢求勿恤，枉屈難伸等情到部。弟披閱再三，未知孰實，復查閱該犯口供，始知因誤買賊贓，致被誣捏等語，確近情理，因此安慰各舉子一番，著他們不必生事。故親來拜會千歲，欲求千歲看弟薄面，將瑞龍釋放，以存縉紳名節，不致玷辱斯文，致受萬民議論，可否合理，仰祈鈞鑒，統候尊裁。如蒙允准，非特本省文武紳士感頌殊思，在小弟亦受賜良多矣。」

王爺聽了這些言語，無可回答，只得暗自付度，瑞龍身為武舉，或者委係誤買賊贓亦未可知，不如趁此順水推船，將他釋放，則他們亦領我殊恩，豈非好事？於是對趙兵部道：「起初某誤聽人言，未暇詳察，致有將他錯拿，又累貴部費心，今日既然前來說情，孤就依大人所請，將他釋放便了。」話完，即便傳侍衛提瑞龍出來，當堂超釋。趙兵部看見了瑞龍，歡喜無限，隨吩咐瑞龍上前叩謝王爺恩典，著他即刻回去會館，以慰各鄉里掛望之心。然後好好勤習弓馬刀槍，靜候場期，以圖上進，而伸今日之氣，切勿懶散閒遊，致負所學，更不可意事招非，有傷名譽，乃余之切囑，兼有厚望焉。瑞龍道：「學生謹遵大人明訓，日後倘有寸進，皆賴大人栽培之力，定思圖報活命深恩。」說完，連忙拜辭回去。趙兵部隨後告辭千歲，回街不提。

回文且講會館中各武舉聚談，正在思念瑞龍困在獄中，不知趙大人可能求請王爺釋放，是時尚未講完，忽見司馬瑞龍回來，眾人一見大喜，齊聲說道：「今日全仗趙大人憐恤我們，故此出頭保救，不然未知何日方能得出，真正不幸中仍然有幸也。」瑞龍道：「須仗大人鼎力，還賴列位兄臺齊心，故能轉禍為福，若非如此，則弟之賤軀，不知身在何處矣。真是恩同再造，德戴二天，感激之情莫能言狀，惟有日夕預祝公侯萬代，以報答厚恩而已。」是時會館眾人皆道：「彼此總要守望相助，言行相顧，始無負鄉里親情，況這些雖小事，瑞龍兄何用掛懷，從今切勿多言提及也。」於是備下酒筵，與瑞龍起彩，拔除不祥。眾人歡呼暢飲，直至更闌方才散席，各各回房安寢，一齊晚景體提。

且說新科解元宋成恩係東莞縣人氏，因場期已近，遂約齊新舊武舉各帶弓箭，同往校場，在本省馬路輪流跑馬射箭，預備臨場有准。每日清晨均是如此練習，業經跑了數天，並無別人爭論。原來京城校場，連廣東共有四條馬路，因初時皇上建馬路，分派八省應用，或分四省一路，或分五省一路。是時廣東各紳士見路少人多，不如自建一條更為舒暢便捷，因此奏准朝廷，自行捐資築道，撥歸廣東一省練習，別省不得爭用，故有此路。宋成恩等率同眾人，日日在此跑馬，突遇山東武舉元單汝槐約同各武舉跑馬練習，緣山東派在西邊馬路，廣東省馬路卻在南邊，從容自在，並無擁塞，單汝槐等以為均係朝廷地方，無分界域，見本省人多擁塞，我等既欲跑馬射箭，不如往靜處為佳，是以過南邊馬路而來，到得官廳頭門，方欲進去，忽見有人阻住問道：「何處來的？」眾人答道：「我係山東武舉，到來跑馬。」把門道：「這是廣東馬路，你們是山東武舉，應到西邊方合。」單汝槐等聞言登時大怒，說道：「均係皇上地方，何得據為己有？況兼更係同來會試，哪有分開省路之理？我等因見此處人疏，故特地來到此處練習而已。你等敢明白欺我，不容進去麼？」於是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喧鬧嘈雜，大罵不休。

是時，宋成恩正在跑馬，忽聞人聲鼎沸，不知因何事故。隨即率同各人前來一看，方知山東武舉子欲爭馬路，心中氣憤，在此辱罵，宋成恩等道：「有這等事，此係廣東馬路，各省皆知，他係何人，膽敢恃強在此爭論？待我們與他理論。」忙上前喝道：「你們敢爭此馬路麼？有甚本事，盡管上來。」山東各舉子大怒道：「你係何人。快把狗名報上，待我來取你命。再說這是皇家地方，又非你私家之業，敢如此恃霸橫行。」你言我語，兩相爭鬥起來，各武舉一齊上前，把山東舉子圍住相鬥。宋成恩數人思欲設計打敗山東舉子，不知如何用計，可能勝得單汝槐等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